

朝野

第一卷

李新军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朝野2

李新军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朝野. 2 / 李新军著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1.6

ISBN 978-7-5399-4296-4

I. ①朝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0574 号

- 书 名 朝野. 2
著 者 李新军
责任编辑 黄孝阳
责任校对 张松寿
责任监制 卞宇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 380 千
印 张 21
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,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296-4
定 价 29.80 元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章 上司不关心过程,只需要结果 1

不懂了吧!这就是我前面说的,叫“毛病”。有些当官的,总把他的决策定位在他多年培养的所谓“亲信”上,颈上的脑袋是属于别人的,你别看方格明声色俱厉,实质上或许是姓代的在从中作梗也未可知,所以争取了姓代的也就等于争取了方市长。

第二章 我并不想做柳如是 23

你主要抓两点:一是资金控制,必须严密注视大笔资金的调动,我还会给于坤强调这点的;二是进度控制,经费支出必须与工程进度成正比,你要经常深入现场。质量控制有工程师,但你也要过问。至于关系协调,合同一经签定,它便降到了次要位置,你不要管那么多。抓住了这两点,他代宇庭就无隙可钻。

第三章 要取得对手的信任 38

一切人,都是你的对立面,只有征服他,他才服从你,只有整垮他,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你自己。否则,你就被动,不知道哪一天你就被人搞了,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是蔡真人对他的高徒——鬼谷子讲的一段至理名言。

第四章 不愧是老江湖 48

马伯清绝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,代宇庭“有权不用,过期作废”的这句话他记得最牢。社会上“女的变坏就有钱,男的有钱就变坏”的传言,常扯着他的耳根。想想自己的老婆,以姿色起家,又以金钱傲己,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。多少年戴着绿帽子做人,不知道背后有多少人戳脊梁骨哩!怎么办呢?要钱没钱,要权没权嘛!他冷笑道:“哼!还是他妈的姓代的说得好,在老婆孩子面前也得凭本事,甚么感情,屁毛灰。好吧!我姓马的也不是吃素的,我不他妈的也玩他几个绝世佳人,枉为一世人!老子要把这些年受的气补回来。”一夜之间,他好像也成了个中举的朱买臣,称王的薛平贵,兴奋得不得了。

他筛选、罗列、编织了方格明这些年来,在财政支出方面的失策,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个人隐私等材料,整理成文;将自己在财政局培植的几名能言善辩的亲信召集起来,面授机宜。他知道,在人大会上他所作的财政预算报告,必然要在代表中进行讨论,届时,财政局有关人员要列席小组会,倾听代表们的意见和进行必要解答,让这几名亲信掌握方的有关情况后,分头渗入到一部分代表中游说,将方格明某些最能引起公愤的事捅出来,起到点火的作用,再经代表互相串连,即可成为燎原之势。其时,他方格明便浑身是嘴,也无法说清自己,因为他主管的、足以证明自己的部门完全背弃了他。隔岸观火的代宇庭,待到他煽起这把阴火,把他的“迎面之敌”烧焦后,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入主咸阳了。经过半年多苦心策划完成的倒方方案,此时已无可逆转地在代宇庭心中和实际工作中形成,并做了充分的前期工作,只等“两会”(人大、政协)召开。

第六章 后面就像跟着个鬼

108

有时他甚至想,干这副市长有什么好?把自己置于众目睽睽监督之下不说,直接的财权没有一点了。过去,自己可以直接帮人出点子、列名目,每年从市财政弄点钱给人家,自己也很方便。楚云经济虽然落后,一年也有上百亿元的资金调度权,还可凭自己的好恶给多给少,拨慢拨快,不想给的一是不报或少报到市里,虽然也得罪了一些人,可也笼络了一大批人呢。再就是责任往主管市长身上推,自己干干净净。想给的就是市长不批,自己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可做主,过年过节,那些要过钱的,想要钱的排着队往家里送礼,好不快意。现在坐在这个位子上,名声是很大,权力也不小,但都是虚的。那个接我位的财政局长,虽说原来关系不错,可手中有了权,又有钱,别人把他抬起来了,会不会像我对待方格明一样当面笑嘻嘻,背后他妈的呢?会不会也在整理我的材料,有朝一日像倒方一样把我从这个位置上拉下来呢?还有那该死的烟草公司的二千万,现在只剩下一半了,自己走时没有移交这笔款。虽然在财政局的办公室还锁着,平时还去坐坐,那里面还有见不得人的东西,可是,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!

第七章 两个阶段性目标

139

方格明的丢职像流行性感冒一样,也影响到了交通局。过去,局里中层以上干部都认为顾同苏是方格明的人,不少干部都去巴结他,有事没事都要到他家里或者办公室走走,少不了送一些孝敬孝敬的曲子。如今顾同苏门可罗雀,简直就成了孤家寡人,自己也收敛了许多,“工作”劲头远不如前。楚江大桥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的头衔是方格明时期封的,以后会怎么样?前程未卜。加之朝旭除了在地方法矛盾的调处方面请他到到场以外,重大的事情并不需要他。顾同苏还是最先根据方格明的指示把规划、设计跑下来以后,很少到指挥部去。代宇庭也从不找他商量,大小事情只叫马伯清去办。他 also 知道,既然代与方已翻脸,他也成了代的异己了,自然对代敬而远之。

原来支持他搞掉方格明的代军,因父亲没有满足他的个人要求,现在口气完全变了,句句都刺着代宇庭的痛处。代军已挨了他父亲多次打,特别是要求上楚江大桥工程指挥部,非但没有达到目的,反遭一顿好打。这时的代军已完全不像以前那样处处顺着他父亲,反抗心理愈来愈强烈。他随时准备实施二次投资广东的计划,过去还想着父亲的安危,自从挨了几次打以后,他把父子感情看淡了。从他顶父亲搞方格明的几句话中,间接地批评了他父亲不重感情,甚至狠毒。自己还在外面听到有关他父亲的不少议论。他感到,再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下去,没有什么意思,干脆来个吕布戏貂蝉,父不父,子不子,该咋的就咋的,就这样了。人一个,命一条。他对父亲的态度十分轻蔑,敢顶敢碰,豁出去了。

第九章 到底嫩了点儿

183

代军从与老爸发生那次激烈的冲突后,已经感觉到这个做父亲的,根本没有一丝给他调整工作的意思,而且,配合糊涂的父亲干了件蠢事,也就是趁关聪酒醉之机,偷偷地取下关的钥匙,到关的办公室,找到了代宇庭半年多以前给关那张调动资金的手谕。现在想来,自己真是蠢到了极点,竟然跟那老不死的犯下这等低级错误。拿走“手谕”,不等于是提醒了关聪吗?他代宇庭动用这笔款有问题,更加速了事情的败露,想到这里,代军不寒而栗。

第十章 两只干瘪的手

217

朝旭接到代的电话,立即给公安局长说明了这个情况,并说代很可能是以研究工作为名,打听案件进展情况。局长同意他的分析,说:“去是一定要去的,人家是大副市长嘛!况且暂时还未发现他有什么问题。他的亲信有问题不等于他有问题嘛!但要注意,凡涉及到对马伯清和洪波的事情,绝不可漏半个字,以免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。有些问题现在还只是怀疑,还没取证。他分管的是工交财贸,不管政法线,不说也不存在什么原则问题。”

第十一章 干部的“雷区”

231

近一年来,朝旭也碰到了不少困难。除了方代二人曾经制造的一些障碍,有关部门亦出了不少难题。二十几个收费项目,等于二十几道关,都知道是几个亿的工程,也知道是家民营企业在承建,无非都想揩点油水,吃请是当然的常事。尽管朝旭使出浑身解数侍候好这些爷们,仍然受了不少委屈,领导批了,承办人要卡,承办人说可以了,领导又不批,一旦领导开会出差,一等就是十天半月,本来一次就可以办好的事,往往要反复多次,有的部门干部很难侍候。

第十二章 做官先做人

246

随从干部们的这种想法和表现也难怪他们,在官言官嘛!无数事实证明,现在

的官并不需多少能耐,上头认识你、熟悉你,就是你发迹的基础。做官和做生意没什么两样,生意场上讲商机、机关倒过来讲——官机,像做买卖一样不失时机,如表演一样抓住机会。也就是说,多接触手中有权的领导,多和他们打交道,甚至不惜把自己的老婆也给挪用挪用,其他微不足道,巴结领导、达到目的是第一位的。若能如此,你这人即便狗屁不是,也会官运亨通,只要领导说你行,不行也行。同在一个单位,你所在的部门,所从事的工作和领导打交道多,你就上得快,否则,可望而不可及。人们为此编出顺口溜说:“人在组织部,年年有进步。身在研究室,经常可提职。常常陪领导,可以三级跳。”同在一个单位,你所处部门是领导视线的“死角”,领导办什么事根本不需要找你,你就算不倒霉,也必定老死荒丘无疑。即便某天某次某领导,偶尔在走道上或厕所里撞见你,不可能有什么深交,碰见次数多了,他知有这么个你,你知道有那么个他,充其量不过是一种“点头”关系而已,离认识、了解、信任到升迁远着呢!由此可见,随代宇庭这位副市长出国考察的这些人,尽怀巴结之心,都显恭维之态,亦在情理之中,并非意料之外,时不我待哟!

第十三章 简直是奇迹!

267

朝旭此时的心境是他有生以来的最低点,即便在当时被迫辞职下海,心情也没有如此沉重,正如母亲所言,不过“小小前程”何必在意?而远在天边的一女子,在弥留之际寄上的一纸之言,却使他几乎不能自己,似乎将死的不是她,而是他朝旭自己。心中反复着这样的念头,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我?又怎么会出现一个那样的她?

第十四章 不可推卸的责任

281

当前人事工作有四大弊端:第一,长官意志,一把手说要谁就要谁。马伯清一个残疾人,凭什么能进群工部?我和原副部长朝旭考察后,坚决反对。代宇庭打着方格明的牌子,硬说是方市长点名要的。第二,用人不认才干,只认请客送礼、溜须拍马,让一些奴才、庸才,甚至流氓、地痞占据领导岗位。第三,考察、民意测验走形式,欺骗群众,暗箱操作,不唱票;领导出面拉票,搞小圈子。第四,不按中央精神,不听群众反映,把有问题、甚至涉嫌犯罪的干部,匆忙提拔。

第十五章 成功属于矢志不渝的奋斗者

315

当然,我不是说所有的行政执法部门都存在索拿卡要,但情况十分普遍,非常严重。往往手里拿着公章的小人物毁掉了不少大项目,以至使楚云的外引内联长期徘徊不前,经济建设落后于周边各省。有一位台商携上亿美金,要来楚云搞开发,转来转去转了两三年,公章盖了七八十个,还没给他把手续办妥,最后听说手续快办妥了又要他挪地方,他一气之下把资金打了回去。你说这样的事可不可气?这样的投资环境又留得住谁?长此以往,楚云经济又怎么能够腾飞?

第一章 上司不关心过程,只需要结果

自从楚云市市长携方格明、代宇庭等到宾馆看望朝旭他们两人后,朝旭虽然并不认为有了这种握手言欢后便可高枕无忧了,但他也看到了“楚江大桥”这个项目有可能成功的希望。一方面,他在原来所掌握的间接和直接的有关材料基础上,进一步积极作准备;另一方面,他仍然十分冷静地分析这一项目的两个前途,即项目成功与失败的前途和项目本身的前途。他认为,即使成功签约,在实施过程中还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料的问题。从这些年他参与华宇公司的一些重大项目策划的经验看,即便是在深圳,一个重大项目的成功也绝非一蹴而就,何况是在内地。他来楚云之前,就已对程佳运吐露过这方面的担忧。第一次洽谈会的情景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。他知道,这一项目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副市长方格明,是很不好相处的。作为威震一方的副市长的讲话被一个原属于他下级的下级针锋相对、毫不留情地顶了回去,而市长又当众不点名的批评他,颜面何在?朝旭心想,如果自己现在仍是他的部属,不被打进十八层地狱才怪哩!虽然当时在会上的发言与处理方式并无不妥之处,但多少带点情绪。比如说“还是老样子”这句话,暴露了埋藏在自己心底多年的怨恨。不断完善着自己的朝旭,这时也免不了自责一番。但转念一想,作为副市长的方格明,不也一直带着成见讲话么?居高临下的态度,挑衅、挖苦、轻蔑的语气,完全不是以平等的方式对待投资方,更谈不上什么真诚、友好了。当时那种情况下,换作谁都受不了的。朝旭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安的感觉。方副市长怎么会是那样一种态度?市长的讲话会让他移恨于我么?他会出点难题或给点什么颜色我看看么?他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付我呢?这些疑问时常在朝旭的脑海里翻腾。曾在机关工作多年的他,总认为方格明在这件事上如果不做点文章,是不符合方的性格与机关此类人物的“精神”的,所以心理上应该有所准备。至于代宇庭,朝旭认为他还不是重点。从自己回楚云代宇庭急于求见的情况看,代至少不会直接发难。但也必须提防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作,因为此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君子,况且与我朝某人尚有宿怨。

楚江大桥工程的确是个好项目，这点，市政府管重点工程的方格明心中最清楚。可以说，这个项目对于楚云市来说是“皇帝的女儿不愁嫁”。方手上如果有适当的投资对象，确实也轮不到华宇公司，他有难度这才屈尊就势。朝旭经过几天的调查，他对这个项目越来越感兴趣，远远超出了他来楚云之前在深圳看到的那些文字资料，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的。他几乎每天要与程佳运通一两次电话。程指示他必须要抢在别的投资方来楚云之前，把合约签下来。这几天，他与工程部长丁克日以继夜地工作，拿出了“初步设想”交给了江枫。同时，又准备了一份在洽谈会上亮底的方案。前者是投石问路，以期引出一些可能发生的难题，后者才是克敌制胜的锦囊妙计。这个项目虽说有不少困难，他坚信，只要确定了目标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

丁克也是一位素质很高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，他和朝旭的关系本来就不错，几年来他一直很崇拜朝旭。这次更是配合得天衣无缝。两套方案，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正确抉择，就连江枫，他们也没有透露半个字。

第二次洽谈会仍旧在办公厅三楼会议室召开，市长参加了会议，秘书长主持，方格明出席，江枫也到了会。代宇庭、顾同苏和工商、税务、交警及建委等十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。甲方主讲是顾同苏，朝旭对此人不熟悉，他目视代宇庭，代有意识地瞟着方格明，示意这是方副市长定的。朝旭心里明白，方又安排了一个新的对手。

顾同苏中等身材，四十七八年纪，长方形脸，一头乌黑的头发，不知是天生还是涂的黑漆。单眼皮，眉毛稀疏得基本只有那么一点意思，五官布局不是很匀称协调，仪表平平但工于整理，看上去也还基本上像个角色。最大的问题是可能不大会笑，纵观其面部组织，很难察觉到有笑的成分，大概这一生不如意者颇多；或者他踩着的这个地球总是在脚下偏来偏去，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生活的缘故，总也笑不起来或根本就没有笑的机会。给人的印象，是一个城府颇深的心计型人物。这时，坐在朝旭身旁的丁克写了个纸条给他，朝旭展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：

“军中无大将，廖化做先锋。”朝旭看后，心头掠过一丝凉意。他在原条上回道：“未可轻敌。”丁克看后点头。

会议按例进行，顾同苏开始了发言。别看他貌不惊人，讲话的声音倒是很脆，音高，虽硬而无韵，干巴巴的像更夫敲竹梆——一个调到底。但嗓门儿一直很亮，中间连口水也没喝，可见底气足。

顾同苏首先介绍了兴建楚江大桥的准备过程，工程的计划形成，工程的地点、规模、造价、工期，以及建成后的经济价值。其次，分年度讲了建桥的融资过程，基调与方格明近似。最后，便是实质性问题，与有关投资方的合作意向，方格明提出的那几点贯穿他发言始终，大体是——

坚持楚云市政府的领导；掌握大桥从兴建到交付使用全过程的主动权；控制

资金的流向、工程质量和进度;保证拆迁群众利益;实现合作双方各得其所,促进楚云市经济建设持续发展等。

从字面上看,似乎挑不出多大毛病,没有哪一点是针对投资方的,这确实是经过高手润色了的。朝旭向来对这类言之无物的官样文章毫无好感可言。过去见得太多了,这些年来务的务实,使他对这些措辞严谨的原则文稿,没有什么好感。这次不同,顾同苏这个发言,实际上是市政府,说得确切点是主管重点工程的副市长定的调子。虽还只是一个提纲,但在这个提纲之外,隐隐约约看到了一团迷雾。他们并非是在玩文字游戏,而是很内行地吊着所有投资商的胃口。顾的整个发言给人印象就是:这座桥什么时候搞?由谁来搞?怎么搞?他们并不关心,也无关紧要,对华宇来说投资似乎兴趣不大。恰如房地产公司营销员站在沙盘模型前,扬着手中指挥棒搞推销一样,没有重点对象。

朝旭注意到,顾的发言自始至终没有提及华宇,只有“投资方”、“合作方”、“乙方”或“有关公司”。这在他所经历过的项目洽谈史上还是首例,却又无可奈何。顾在发言中虽无谦逊、礼遇之词,程序上也还是站得住脚:第一,他是以招商引资名义向投资者介绍情况,把基本情况和要求介绍清楚是他的主要任务;第二,第一次与华宇公司对话,在对方没有表态之前,不直接把对方拉入自己的议案也无可非议;第三,既然尚未确定投资方,作为业务部门不提你华宇公司,也无可挑剔。潜台词——难道此项目就非你华宇公司莫属哇?随你怎么也抓不到对方的辫子。朝旭曾对丁克说过,政府机关绝非全都是明见日月,聪闻雷霆之徒。尤其在研磨领导的意图上,不少人几近“月昏”“基润”的境界。眼前的顾兄便是一例,可惜他把聪明才智全用在顺从领导意图上,没有自己的主见也不敢创新。否则,楚江大桥工程何以拖到今天,又哪有华宇插足之机!

朝旭冷静地看待这一切,认真听取顾同苏的发言,关键地方作好记录,边听边作应对准备,不断充实他未出手的第二预案。从顾的发言看,似乎第二预案都可能在这里用不上,只能随机应变了。这对朝旭来说并非难事,他也称得上是洞庭湖的麻雀,经过了几个风浪。表面上,他瞪着眼睛看着对方发言,显得很尊重,很认真,其实内心却在迅速翻腾着。朝旭认为,顾采取这种发言形式,无非是说明了三个问题:一、反客为主,争主动权。楚江大桥因缺乏资金而不能上马,不得不向外招商引资。谁投资,谁就是大桥的主宰。顾的发言是要引起投资商的兴趣,又似乎表明,这一项目不愁没有人投资。你有钱,我不求你,我还有选择;你看上了这个项目,你就会求我,主动权被我所掌握。二、以逸待劳,挫人锐气。第一次洽谈会上,你不是很神气么!我现在仍是这个态度,反正楚江大桥已拖了多年,迟一天,早一天也就是那么回事。企业讲究时效,我吃皇粮,你急我不急,你劳神费力地耗,我按部就班的过。你愿做就做,不做走人我也不在乎。三、设障于前,苛求随后。这实质上是方格明在第一次洽谈会上发言的具体化、明朗化,

或者说是对方格明意图的诠释。朝旭看来，政府机关这种由来已久的劣根性，非一朝一夕，也非一位高层领导说几句话就可以清除得了的。自己必须面对现实，就是一枚酸果也必须先把它吞下，拦路虎本在意料之中。我今天代表的是华宇公司，非昔日受制于人的朝旭，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。我虽两人，对你满堂谋士，权力对等、义务平行，不存在求谁。经济活动中刻意求人，不仅被人鄙视，也会一事难成。

朝旭的思路有如“无穷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”，奇思妙想，涌动于胸，开阔之极。顾同苏的发言尚未完全结束，一个厚实腹案已在朝旭心中形成，核心是以实击虚，他要把方格明的另一面和盘托出。好在市长已有意华宇，如有闪失，必要时可以直接面谒市长。顾的话音刚落，他心里说了一句：“好！既然两船皆在江心，或登陆、或出局，全在此一搏了。”

轮到朝旭发言。全场屏声静气，且看朝旭如何应对！方格明得意地翻阅他前面的材料，连看也不看朝旭，表面根本不理睬朝旭将要讲什么。他看来，朝不过是一个他下级的下级，今天和他坐在一起洽谈，他降低了几格，是屈尊、蚀格。代字庭呢？矛盾的心理制约着他不敢多说一句话，生怕抬手打着爹，伸腿挨着娘，心中有事，举止彷徨。

朝旭从容不迫地展开讲稿，不卑不亢的态度，令全场肃然。他首先说明了来意，介绍了公司基本情况，继而将这些天了解到的“楚江大桥”一些情况谈了看法，其中很多是顾同苏发言应该说明，而又没有说明的实质性空白。方格明听了很是恼火，狠狠地瞪了顾一眼。朝旭紧接着说：“楚江大桥从立项，也就是交通局向市政府和市计委提出报告，至公开向社会招商引资，已整整四年七个月又十六天了。”此言一出，方格明立即眉头一皱，他没想到朝旭会从他最担心的要害处切入，他再也无心自在地翻阅文件了，紧张地把目光慢慢移向朝旭。

“目前，尚处在寻找合作对象过程中，即便是在今天或其他什么时候能够找到合作对象，其间准备工作至少要一年。据我所知，大桥两端拆迁居民一千八百七十六户，目前只安排了二百四十六户，绝大多数因新住宅区征地工作进行得不顺利，主要是缺乏资金，造成新居建设施工受阻。如果拆迁户安置工作没搞好，那么，从事大桥建设的人员与机器就无法进场。再说施工期，河道施工最重要的是季节，楚江虽无完全枯水季节，但水底最佳施工期一年也有四个多月。我们初步估算了一下时间，大桥主体，竣工需要四十个月，也就是三年四个月。这就是说，楚江大桥从立项到最后通车需要整整九年时间。这在当今的经济建设中，作为市一级重点工程项目就显得不是那么‘重点’了。如果还要在一些重大举措上，掺入一些人为因素，致使大桥迟迟不能破土动工，楚江大桥也只有长年纸上谈兵，什么造福于民，发展经济也就是一句空话。”话说到这种程度，方格明有点坐不住了，掏出烟来抽。市长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录着，并斜眼看了看方格明。

与会人员也随着市长的意思,都把眼光投向方格明。

“各位,我再次说明,华宇公司是怀着诚意特地从深圳来楚云的。一个多星期来我们作了大量调查研究。我们认为,一个项目的确立,作为投资方,我们必须考虑到投资的回收与回报,但同时,对项目本身意义亦绝对不能忽视,它直接影响到投资的收益。楚江大桥的经济价值正如贵方‘招商简章’所述,‘它将对楚云市的经济建设起到重大作用。’”

顾同苏插话:“毋庸置疑,对楚江大桥感兴趣的商家不少,它的回报是大大的,关键是资金要到位,谁的资金先到位,谁干!”说完,看了看方格明。

方格明微笑着,轻轻点点头,得意的目光扫视全场。

朝旭严肃地看了顾一眼,接着说:“所有合作项目都是利益双方各得其所,不存在胜败盈亏,实事求是分析利弊,从而达到共识,实现双赢。毋庸讳言,华宇不是空手道,敢于揭榜,想必不会不考虑后果。鉴于这两方面的考虑,我们愿意投资与贵方合作,也衷心地欢迎贵方党政领导去本公司考察做客。如果贵方有心接纳鄙公司,我们将竭诚服务,并创最佳水平;如无合作机缘,我们有待将来。俗话说‘买卖不成仁义在’。有一首歌词中说:‘我们永远是朋友。’谢谢大家!”

一阵热烈掌声。

朝旭一席无隙可击、变被动为主动的发言,使方格明很是懊恼,他虚着个脸不停地抽烟,一双凝滞的眼久久地盯着对面墙壁。他想,朝旭这小子今天讲得比上次还在理些,怎么办?这次再也不能像上次那样乱了方寸,他正在寻思。

市长笑吟吟地带头鼓掌,说:“讲得真好,不愧是我们政府办公厅培养出来的儒商,实事求是,众望所归呀!好!好!我想,我们会合作成功的。”他看了一眼方格明,又看了眼主持会议的秘书长,秘书长大声宣布:“下面——请方市长讲话!大家欢迎!”

方格明虽有满肚子不舒服,但在这种场合,他仍要保持自己的形象,人家朝旭这次讲话又并无不妥之处,对项目的分析入情入理,身为本项目的最高长官,是第一责任人。市长的几句话等于肯定了姓朝的发言,我方某再不把舵摆过来,那就不识时务了。他点燃一支烟,勉强笑道:“好!咳,好。交通局的情况介绍也好,华宇公司的发言也好。既然双方都有诚意,就有合作的基础。但是,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态度如何,而是取决于实力和具体进行过程的实质性问题。交通局要认真考察、比较,华宇公司算是一家。你们要从实力上进行比较,还有技术条件等方面全面比较,择优选取。至于考察,可由建委牵头,财政、交通派人参加,去看一看也好,但一定要实事求是,下步如何搞,看完再说。就这样吧!”

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事物,大自然、人类社会变幻莫测,而翻云覆雨,今是昨非,变化之速又首推官场。当权者为了维护其既得权位,大都能随机应变以改变自己不利地位。朝旭的这一时限分析,对方格明来说无异于敲山

震虎。这一棒喝，如一声惊雷将这些天来弥漫的阴云震散，丁克望着朝旭，敬佩地笑了。

方格明这几句简短的讲话，没有市长那样肯定的态度，貌似言不由衷，无所准备，听上去很随便，实际上他是形势所迫，在权衡利弊，经过认真思考后作出的抉择。不论他主观意向如何，客观上对华宇公司是有利的。

朝旭对方的讲话每个字都细细地嚼着，品味着。他想：方讲话的最后，虽然有令人不安的“比较”二字，但又有“考察”安排，仍不失为一个难得的，甚至可以说是较理想的表态。这个序幕有如此效果是不曾想到的。他从心里笑了，大概是那笔时间账的警钟，敲得这位大人脑袋发嗡，触动了他那根与政绩、前程交织在一起的神经，逼他不得不重新调整思路。毕竟副市长这个位置来得不容易，自己又是负责此项工程的主角，群众呼声也很高，社会上影响很大，真像人家朝旭算的那样，他在任期间工程还没有眉目，又何谈“政绩”？无政绩，非但迁升无望，下届选举现有的位置又怎能保得住？他只好犹抱琵琶半遮面，羞羞答答的表了这个态。

朝旭算经济账，方格明算的是政治账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回合以朝旭的胜利而告结。从方格明的讲话中分析判断，目前还没有第二家与之竞争，他的“华宇公司算是一家”，应该是唯此一家。至于实力，方格明的担心实属多余，不信任以至怀疑所有投资商都可以理解，他们确实上当太多。实质性问题也就是合作双方的基本原则立场，应该说楚云方面的实质性问题早已公开化。华宇方面，他们敢于前来揭榜，就是认可了项目招商引资条件。朝旭想，只要本工程务虚阶段启动，就成功了百分之八十，这个推理也基于三点：向世人公开的招商简章，定下了楚江大桥经济利益关系，优惠政策，工程造价与时间界定等原则基调，谁也不能不认账；《合同法》的出台，给企业撑了腰，给一切经济活动制定了法律法规，合同一经签定，任何行政干预都将无济于事；合同谈判的有利因素，是取决于对双方情况的了解。近一个星期的调查了解，朝、丁两人对工程的总体情况和每一个环节，几乎了如指掌。甚至楚云市负责此项工程的有关部门和工程技术人员，都没有他们掌握的材料和情况全面、细致。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”对兵法并不陌生的朝旭，调兵遣将，左右逢源。

第二次洽谈会结束后，朝旭没有马上给程佳运打电话，他的习惯是，上司不关心过程，只需要结果，再有美妙的激动人心的经过，结果为零，只能出现在舞台，而不能运行于经济工作中。

楚江风平浪静，两岸灯火通明，寂静的江边，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，一艘游轮长鸣汽笛，在江心缓缓行进。江对面西山如一片灰色的云，丛林中隐隐约约闪动着点点灯光，寥若晨星。朝旭与丁克在江边漫步。

朝旭说:“老丁啊!这个工程尽管方市长表了态,但要拖个一年半载,我们也毫无办法,这里的工作作风我是知道的。我想无论如何也要尽快签约。只要签下合同,哪怕是意向书,华宇公司就有主动权,就可以按自己的日程表进行实际操作了。”他抽了一口烟,叹口气说:“我感到,目前这种迂回战术,曲线接近的做法太累,可要战胜官僚主义者,又不得不如此,还要谨慎小心,夹着尾巴做人,直到签署正式合同,才能堂而皇之地展示自己的真知灼见,才能使他们真正了解华宇的实力和水平,才能使他们信服。”

丁克很认真地说:“是啊!我知道您的这种心情,可又不能公然坦露出来,这几天的情况证实了您所分析的。现在,我才真正理解,为什么说,这里是阶级斗争的发源地,全国最大的‘有色’之乡啊!”

“时间过得好快!我答应程总一周返回,没想到还只有这样一个含糊结果。”

“他们吃皇粮,你急他不急,有啥法?”

“看来,现在是对我们沉着的历练啦!尽管我已十分坦诚,还不能使他们感到我们急于求成,否则,还会引起猜忌,说不定还要出点什么题目?”

“怎样才能尽快签约啊?”丁克看着朝旭。

朝旭抽着烟想着,继续前行,突然停步,回头对丁克说:“有一个人能帮我们。”

“谁?”丁克问。

朝旭从容地说:“代宇庭!”

丁克迟疑地问:“他呀?您的对头也可信?”

“是的!不是冤家不聚头,既然聚了头,咋就不能派上用途呢?蔡瑁不缺,蒋干寥然啊!”

“您是说——”丁克指了指朝旭。

朝旭点头,两人哈哈大笑。

“您怎么会想到他?”

“代宇庭两次洽谈会上沉默寡言,说明什么?”

丁克摇摇头笑道:“不知道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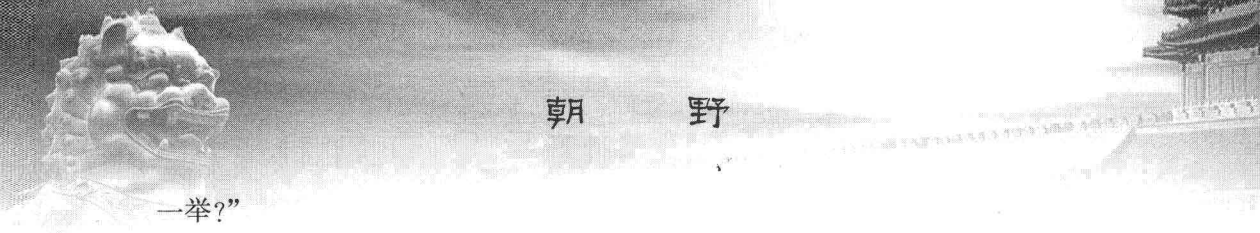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虽然谈不上有何本事,但也绝非完全无用之徒。你想想看,我们来楚云至今,他一直低调,以随从面目出现,客气有加,从不愿多说半句话,为什么?”

丁克仍摇头:“不清楚!您的意思——”

“他从倨到恭,很明显,心猿意马,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双重卧底。”

“的确不大对头,您说过,原来和他关系既然那样,这段日子,代宇庭态度这样友善、客气,对洽谈工程讳莫如深,态度暧昧。他葫芦里卖的啥药?”

“缘由嘛!楚江大桥工程,政府方面不是以他为主,观颜察色,待机而动。他代某人一贯的游戏规则是——有利可图,楚江大桥尚无眉目,他又何必忙于多此



一举？”

“那他摆酒接风又是为什么？”丁克指了指朝旭，“您是说——”

朝旭稳重的点头，两人哈哈大笑。

为欲达之目的，利用与自己宿愿甚深的对手，这一大胆超常的设想，若非留侯、卧龙之辈不可能轻涉此险。丁克想到这里，望着朝旭再次问道：“您怎么会想到他？”

朝旭的智商在此又出现了一个高峰——

他对代宇庭前倨后恭的表现进行推理：“代宇庭不仅两次在洽谈会上都是沉默寡言，而且自我们来楚云至今，一直是以低调随从面目出现，这可不是代宇庭的真实性格。前些天忙于洽谈会的准备工作，没有时间细想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这其中一定有文章。我何不将他当做一块可口的槟榔，慢慢地嚼完、吮干甜汁后，再把他当做干渣吐掉？”

丁克也觉得代的确表现不大对头，说：“是呀！我听您说过，您原来和他关系比较别扭，可我们来楚云这段日子里，代宇庭态度为什么一直比较暧昧？甚至还很客气？”

朝旭笑了笑，望了一眼丁克，分析道：“不外乎三种原由：一是楚江大桥工程，政府方面主要是方市长挂帅，他不便插手，再有什么想法，也只能是观颜察色，待机而动。这样做，既不得罪我朝旭，也不暴露他自己。他代某人一贯的游戏规则是有利可图，楚江大桥尚无眉目，他又何必忙于此事？再者，对他过去有些过分的做法，或许有些担心？担心我朝某揭他的短，倘或逢人便告什么的，岂不使他姓代的无地自容？摆酒接风，虽不尽释前嫌，先堵住我朝旭的嘴也好，至少不会发生正面冲突，以免使他代某人难堪、尴尬。真是‘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’！”朝旭讲到这里笑了，他摇了摇头，踱着步继续分析：“这两点不排除，但更重要的则是他姓代的地位发生了变化。代宇庭虽无真才实学，可混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也确非容易。过去之所以将我挤走，是怕我超过他，现在我朝某对他不构成威胁，他又何必一堆屎不臭，挑起来臭呢？到头来他代宇庭还落得个嫉贤妒能被人唾骂。所以，一直以来他不敢显示自己，一直做一个随从。”

“一个答应，难答应。”丁克插话。

“于是，极力装出一副和我朝旭是老同事的姿态，当众既不说某的好话，也不说坏话，三缄其口。至于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想法，比方说窥测方向，钻点空子，通过这个工程捞点外快什么的。”

“这毕竟是个投资几亿的大工程，吸引力大着呢！”丁克说。

朝旭坚定地说：“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和用心，代暂可为我所用。我们要把他当做一块‘敲门砖’，由他帮华宇打开一个突破口，尽快促成合约的签署。代能够被利用的也仅此一点。他以后所求或别的什么，在不违背原则，不损害公司利益

的前提下,可以视情况而定。”

丁克又问:“您说第三种缘由是什么呢?”

朝旭说:“嗨,对啦!这第三个缘由,他的身份。他是方副市长的高参。在某种程度上,方的态度取决于他的态度。”

丁克不解地问:“这又是为什么呢?”

朝旭笑道:“不懂了吧!这就是我前面说的,叫‘毛病’。有些当官的,总把他的决策,定位在他多年培养的所谓‘亲信’上,颈上的脑袋是属于别人的,你别看方格明声色俱厉,实质上或许是姓代的在从中作梗也未可知,所以争取了姓代的也就等于争取了方市长。”

“朝总这个想法好!俗话说,没有永远的朋友,也没有永远的敌人。这一举措虽不是化解宿怨,却也暂时少了一个对立面。多个朋友多条路,少个仇人少堵墙嘛。”

朝旭笑道:“他嘛!利用他促成这件事是可以的,至于说朋友,离做朋友还远着呢!”

朝旭本是性情中人,事业上他是一个执著追求者,他认准了的事一往无前,是一条不屈不挠、从不言弃的汉子;他又是一个极重情义之人。对同事,对朋友、家人,对上下级,他既讲原则,又重感情,从来不去算计别人,是一位堂堂正正的君子。

朝旭对代宇庭有成见,而且很深,但他从没有想到过要存心去报复人家。他只希望有朝一日通过正常渠道,如组织整顿,机构改革等,使这种人有一个合适的去向,以免妨害党和人民的事业,特别是政府机关,这种人越少越好。他从不曾想有意地、不择手段地去害谁。

朝旭给丁克解释说:“这次有意利用代宇庭,主观上并不是整他,也不是害他,更不是报复他。利用他,在客观上可以促成楚江大桥项目早日上马,并不是一件坏事。在楚云,是发展经济,造福于民;对华宇,则是扩大业务,提高经济效益,这是一件于政府和企业双赢的好事。不能对任何‘利用’都持否定,比喻说利用外资,利用矛盾,利用有利机会,推动事业的发展,不应归于贬斥之列。”

丁克笑道:“这我知道,您的为人还需要给我解释吗?搞成这个项目,对楚云那叫功炳千秋,对华宇则是一本万利呀!”

“哈哈!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!”朝旭爽朗地笑着拍了拍丁克肩膀说,“先由你出面,给他打招呼,今晚请下客,我还欠他接风酒的人情呢,不管人家如何用意,来而不往非礼也。”

“是不是还到他家里去表示表示?”

“不可以,此人向来变数太大,常常出尔反尔,他没有真正的朋友,却有真正的仇家。我算不算一个,只有他知道。他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十分清晰,在我的心

中,至少还是一个模糊的形象,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,出卖我们随时有可能。吃顿饭可以,桌上表示一点小意思,也说得过去,专程登门肯定不可取。再说我们不是求他,顺其自然吧!”

“噢,您的意思我懂了,有些话怎么说呢?”

“待之以礼,轻松自然,欲擒故纵。”

丁克想了一下,右手握拳往左手一击,说:“对! 放个烟幕弹,让他做个传声筒,反正代宇庭又不是决策人物,火力侦察一下对方反应,很有必要,对! 就这么办!”

“老丁啊,我们可是第一次演‘双簧’啊!”

“但愿我这个配角能使您满意。”

“不! 不是配角,叫搭档!”

“嘿嘿嘿……”

代宇庭欣然接受了朝旭通过丁克示意的宴请。席间,代透露了在昨天下午的市长办公会上,关于楚江大桥投资方案的议题,他说:

“市长办公会一共研究了五件事,这是作为第三件事研究定下来的。市长特别交代,要方副市长抓紧和你们联系,不要错过机会。市长还谈了他对朝旭的印象,并说在前几天的市委常委会上,他说:‘我希望组织部门想点办法,像朝旭这样的干部得留住。’其实我……”

朝旭心里紧了一下,他怕往事的回忆干扰眼前大事,立即打断代的话说:“代局长,过去的事就算了,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”

朝旭的大度,像是对代宇庭略有触动,他低着头很学生的样子。

朝旭也总是心太软,过去常常被人这种假象所迷惑。这次他就势再“软”他一次。他十分清楚,代宇庭在楚云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假象师,他也就是凭着这一特别专长,混到了如今这一显赫的位置。朝旭的软硬,代以为很清楚,他在待人上心软,工作作风上过硬,代一直认为这并没有什么用。他以为朝旭还是以前那种“心软”,殊不知今天这一“软”,是因为朝旭掌握了他“有奶就是娘”的习性,是朝旭因势利导的策略。

代把市长办公会议的底全部兜光,朝旭已达到了第一个目的。他一边擦着嘴,一边对代宇庭说:

“代局长,我知道,你和市长、方副市长的关系都很好,本项目能否搞得,你将起到重大作用。我们呢,来楚云的时间很久了,作为企业,时间就是金钱啦! 请你能不能转告两位领导,政府如果没有最后决定下来,我们就不等了,先回深圳,什么时候定下来了,什么时候通知我们。因为,我们的事情太多了。”

“程总一天几个电话,催朝总回去。”丁克插话。

朝旭接着说:“反正还不算远,现代化交通,寅时出发,卯时便到。”